

小說創作及活動

◎ 謝榮西

前言

一九九九年，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千禧年的到來；到了二〇〇〇年，人們轉而期待一個新世紀的來臨，似乎每個年代都有一些讓人企盼的事。

反觀台灣文壇，一九九九年由文建會主導的「台灣文學經典」，惹得文壇湯湯沸沸喧騰一時；二〇〇〇年則因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首位華人作家高行健，雖然同樣鬧得滿城風雨，卻也使得全台籠罩在一片「高行健熱」中。

儘管，高行健早在一九八八年即入籍法國；儘管，高行健是位無祖國論者，得獎純屬個人榮光與祖國無關；儘管，高行健在得獎感言中並未提及台灣隻字片語。儘管有太多儘管，然而這一切都無損於高行健作為首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的殊榮，台灣與有榮焉。

另一位在台灣文壇颯起旋風的是旅居美國的中國作家哈金，他的長篇小說《等待》分別榮獲一九九九年美國「國家書卷獎」和二〇〇〇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是第一位同時獲此兩項美國文學獎的中國作家。

世紀末，因為高行健和哈金的先後獲獎，稍稍彌補了華人作家在世界文學版圖中的空白；也因為文學獎的肯定，兩位優異作家的作品才得以和廣大的台灣讀者見面。

在這個副刊沒落，文學聲音越來越微弱的年代，創作者似乎只有靠著各式文學

獎的光環才能夠發聲，即便短暫一如慧星。因此，本文試著從各類文學獎項的觀察和分析出發，藉以勾勒、還原二〇〇〇年台灣小說的創作及活動。



高行健《靈山》／聯經



哈金《等待》（時報出版社提供）

一、文學獎V.S.小說創作

從校園文學獎、地方文學獎再到全國性文學獎，文學獎猶如一道道擢升作家、文學生產的不成文機制。從今日文壇的中堅主力泰半脫穎自各大重要文學獎來看，文學獎確已成為晉升文壇的不二法門。除了名氣之外，部份文學獎長篇小說的獎金高達百萬、短篇小說獎金亦高達二十五萬，投資報酬率之高遠非副刊、雜誌所能比擬，恐怕也是吸引創作者相繼投入的主因之一。

儘管各方對文學獎的看法褒貶不一，有人認為文學獎是「名」和「利」的競逐，有人認為文學獎的種種限制（如字數、題材）會扼殺創作生命，更有人認為台灣的文學獎已經到了氾濫的地步，但筆者以為題材的限制不失為開拓書寫領域的好方法（如近年大行其道的旅行文學獎）、另外鑑諸國外文學獎（日本有五百多種、法國有一千五百多種），台灣的文學獎其實並不算多。

底下，依文學獎甄選的對象和種類簡單分成全國、地方和特定性文學獎三大類來逐一探討。

（一）全國性文學獎

在全國性文學獎中，最被看重的首推三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和中央日報。建構在媒體龐大機制下的報紙文學獎，其得獎作品很容易就影響時下的書寫風潮，其影響力之鉅，可見一般。

從本年度三大報的得獎作品來看：中國時報文學獎（首獎張瀛太〈鄂倫春之

獵〉、第二名鍾文音〈前往秘密基地〉、第三名許榮哲〈迷藏〉）、聯合報文學獎（大獎黎紫書〈山瘟〉、評審獎何致和〈在路上〉）、中央日報文學獎（第一名張瀛太〈夜夜盜取你的美麗〉、第二名高翊峰〈在鏡子前閣上眼睛的阿彩〉、第三名羅葉〈黑卒之旅〉），前幾年幾乎氾濫的情慾書寫、同志酷兒寫作全都不見了，而充滿異國風情的小說似乎有取而代之的趨勢，這或許和近幾年來在散文領域蔚為風潮的旅行文學有其關聯。其中，〈鄂倫春之獵〉、〈山瘟〉是筆者認為在本年度眾多短篇小說中藝術成就頗高的作品，但並未選入本年度的「年度小說選」甚為可惜。

時報短篇小說首獎〈鄂倫春之獵〉寫一位女研究員在東北調查鄂倫春人的生活習性，但卻意外愛上調查的對象，使得原本該是民族誌式的田野調查，一轉而成為男女之間設謎與解谜的心理纏鬥。作者用追獵的手法來寫情愛，其中一場描寫人獸性愛的過程，令人在不安之際卻又讚嘆不已。

聯合報短篇小說大獎〈山瘟〉以「馬共鬥爭史」為背景，藉由敘事者祖上如真似假的口述，把馬共領袖山神溫義變成一個草莽英雄，既還原又扭曲歷史的原貌。儘管小說背景與本土讀者有隔，但文字鮮活充滿意象，場景栩栩如在眼前。

除三大報之外，由《文學台灣》雜誌舉辦的台灣文學獎，因具鮮明的本土色彩，因此選出之得獎作品亦充滿本土精神，如首獎屠佳的〈車城〉；另外，由「黃添壽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寶島文學獎，在高額獎金（首獎二十五萬）的誘引



下，吸引不少年輕寫手前來競逐。首獎許榮哲〈泡在福馬林裡的時間〉，以魔幻寫實、多重敘事的手法，藉由一個詭譎神秘的高中女生，一步一步引領讀者走入繁複深層的心理世界。

綜觀今年各大全國性文學獎得獎作品，另一個趨勢便是「個人獨白」。網路時代的來臨，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每個人都在遠離現實，早已沒有了鄉土，甚至連城市也在以某種形式消失，似乎只有個人才是唯一的真實。

從另一個觀點來看，相對於「個人獨白」，「異國書寫」何嘗不也是因為人與現實的疏離，以致「他方」成了另一種真實的投射。

（二）地方性文學獎

有別於全國性文學獎，地方性文學獎重點在培養當地的文學創作人口、倡導地方文學風氣，因此參選資格通常限定為設籍當地或曾在當地就學、服務者，也因此其得獎作品之題材內容和全國性文學獎有明顯差異，大部份著重在描寫小人物、鄉土和親情幾方面。例如南瀛文學獎（第二名候浩生〈土牛仔的一生〉）、鳳邑文學獎（第一名戴天亮〈寒冬〉）等。

大部份地方性文學獎得獎作品的主題內容，都圍繞在寫實和鄉土打轉。筆者以為在如能在寫實和鄉土的基礎上，去思索如何創作出具前瞻性及創造性的文學作品，方是地方性文學未來該走的路。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投縣和台中縣文學獎。南投縣文學獎雖對全國徵文，但甄選主題限定為南投的人文、風土

民情和族群風貌，對於累積南投的地方文學大有助益；而台中縣文學獎雖限定當地創作者參加，但其不分名次高額錄取（八名）的作法，吸引了大量的參賽者，使得該縣文學獎的參賽作品為地方性文學獎數量之冠，在質的方面也因量的增加而有明顯的提升。

雖然地方性文學獎不若全國性文學獎具高知名度，但其影響層面卻是不容忽視，對於地方文學人才的培養、風土民情的傳播，都是全國性文學獎難以辦到的。

（三）特定文學獎

在台灣有一奇特現象，那便是儘管有為數不少的大眾小說（科幻、武俠或偵探推理）讀者，但卻鮮少有此一文類的創作者，因此設立文學獎以推廣特定類型小說的創作，不失為一種理想的方法；此外，一般文學獎是高手競逐的場域，新人（或者相對弱勢族群）難以掙出頭，因此基於鼓勵、培養或保護新人從事創作，限制參賽資格的文學獎之設立，的確有其存在之必要。

1. 類型限制：

為推廣特定類型的小說，諸如大眾、武俠、推理等，所設立的文學獎有：皇冠大眾小說獎（首獎由張草《北京滅亡》、文旦《二四俱樂部》合得）；世界華文成長小說獎（首獎鍾文音〈補〉）、聯合報大眾愛情小說獎（陳宛瑜〈螺旋〉、郭燕萍〈她寂寞〉同獲評審獎）、時報文學百萬推理小說獎等。

其中，獲時報百萬小說獎的是新生代

作家成英妹的《無伴奏安魂曲》，作者藉輕盈的文字書寫一個因寂寞而殺人的故事，對女性心理的轉折做了相當深沈的剖析。

有趣的是，儘管類型小說，大都以「大眾」為名，但似乎仍引不起大眾的興趣，歸咎其因，恐怕是部份評審委員過度強調作品的文學性，而忽略了閱讀的樂趣，以致得獎作品徒有大眾之名，而無大眾之實。因此文學（小說）如果想要召喚回大眾讀者，那麼就得在文學和大眾之間取得一個良好的平衡。

2. 參賽資格限制：

為鼓勵特定族群，諸如學生、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等，從事文學創作，所設立的文學獎有：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從缺）、全國學生文學獎（首獎張耀升〈伊卡勒斯〉）和全國大專文學獎（首獎張耀仁〈大旅社〉）、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限定至少二分之一原住民血統者，第一名巴代〈薑路〉）；文薈獎（限定身心障礙者，第一名曾喬慧〈塵煙漫漫〉）。

先前曾提及文學獎是否過度氾濫的問題，其實如果每個文學獎都有其獨特的設立目的，如此處提及的特定文學獎，那麼不但能彰顯此一文學獎的特色，更能發展出多元的文學風貌，也就無所謂氾不氾濫的問題。最怕的是空有一大堆文學獎，而無自己的風格和特色，那便失去了文學獎設立的意義。

二、年度小說選VS典律的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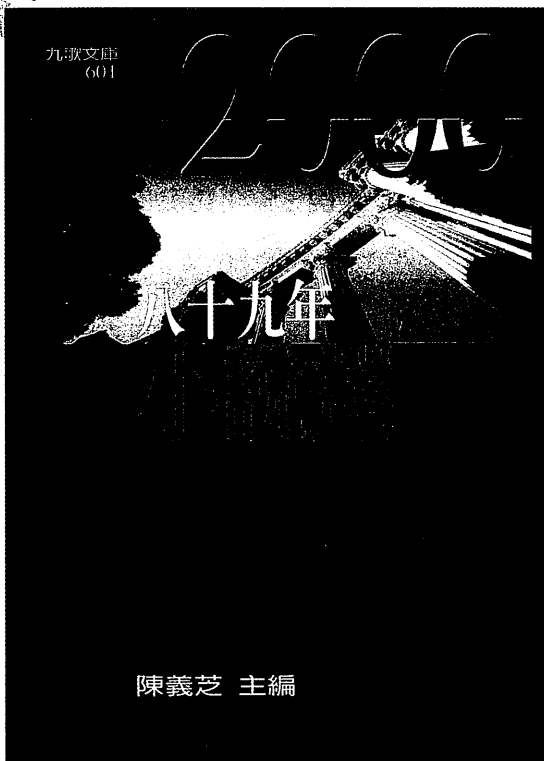
年度小說選是以一年為期，由編者在副刊、雜誌或各類文學獎中挑選傑出短篇小說，集結而成的。而編者有職業編輯、學者文人、現役作家，他們各憑不同品味、訓練及史觀，年年為選集注入新血。「年度小說選」的重要性，誠如王德威在《典律的生成》所言，當我們探勘現、當代台灣小說史時，一年一度的「爾雅小說選」（八十八年後改由九歌出版）便提供了極有利的視角。

本年度（八十九年）小說選的編選者是聯合報副刊組主任陳義芝，他認為文學作品的價值是由作者和讀者共同建構而成的，所以他心目中理想的年度小說選是「一本給大眾閱讀的小說選」，因此「敘事能力」是他評選的重要標準，而文壇生態、發表處所也是他輔助性斟酌的要件。

然而，由不同編者按不同標準選出的年度小說選，牽涉到一個問題，那便是年度小說選既然是日後典律的生成，那麼每一年的選取都是異常重要，一個閃失「典律的生成」便成了「典律的斷層」。那麼編者究竟是為誰而選？是為大眾還是為文學？是該選「好」小說還是「好看」的小說？

本年度小說選共收錄十一篇短篇小說：余華〈黃昏裡的男孩〉、林黛嫻〈平安〉、賴香吟〈熱蘭遮〉、莊世鴻〈記憶，在與台北交會的每一點上〉、張瀛太〈夜夜盜取你的美麗〉、蘇逸平〈夜車〉、朱天心〈銀河鐵道〉、張耀仁〈大旅社〉、平路〈血色鄉關〉、駱以軍〈醫院〉、鄭清文〈貓藥〉。

其中，張瀛太的〈夜夜盜取你的美麗〉



九歌出版的《八十九年小說選》及其主編陳義芝（陳文發攝影）

寫一個盜用死人身份的臨時演員的荒謬鬧劇，獲今年中央日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瀛太在短篇小說創作上屢攀高峰，近二年內接連獲三大報短篇小說首獎；平路的〈血色鄉關〉以多層次交織的筆法，敘寫一個老情報員和失智妻子，在時代的荒謬和生活的殘敗間打轉沒有出路的悲劇，陳義芝讚譽其在人情的掌握、文字的控馭、資料的活用上皆有傑出的表現，堪稱年度代表作，並獲選為本屆「年度小說獎」。

三、年度好書榜VS年度風雲作家

自九〇年代起，每至年終便有各式各

樣的票選活動出籠，就出版品而言，便是年度好書榜。而綜合各家好書榜得獎名單，不僅可以歸納出本年度的優秀作品，亦可瞭解整個出版概況及趨勢。此外，雀屏中選的書單通常也會造成另一波的銷售熱潮。

不同媒體有不同的評選方式及標準。在評選方式上，以中央日報為例：由五位評審各自先選出心目中的十大好書，再根據結果逐一進行討論；在評選標準上，以中國時報為例：優先選具指標性、前瞻性的書，內容方面則依嚴謹度、可讀性、專業領域表現、文字表現等角度來評量。

雖然各大副刊評選好書的方法和標準不一，但「評審的重複」似乎是一個老問

題，以去年和今年為例，李爽學便同時出現在多家評審名單裡頭。試想，同一評審在不同副刊選出不同的十大好書，或者，同一評審在不同副刊選出相同的十大好書，一個失去立場、一個失去意義，似乎同樣不怎麼妥當。

以下，僅列出四家報紙副刊、網路媒體，評選出的小說類作品好書榜方便探討。

中央日報《出版與閱讀》二〇〇〇年十大好書榜：張大春《城邦暴力團》（壹—肆）（時報文化）、駱以軍《月球姓氏》（聯合文學）、袁哲生《秀才的手錶》（聯合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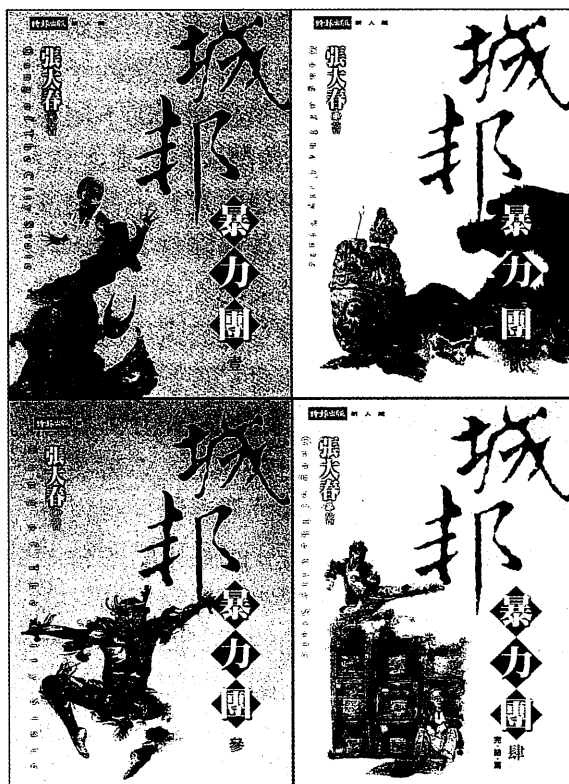
聯合報《讀書人周報》二〇〇〇年最佳書獎：朱天心《漫遊者》（聯合文學）、張大春《城邦暴力團》、駱以軍《月球姓氏》、舞鶴《餘生》（麥田）。

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駱以軍《月球姓氏》、張大春《城邦暴力團》、舞鶴《餘生》。

明日報主辦、博客來網路書店協辦的「二〇〇〇年好書獎評選」：陳文玲《多桑與紅玫瑰》（大塊文化）、黃國峻《度外》（聯合文學）、舞鶴《餘生》、駱以軍《月球姓氏》。

檢視四家副刊媒體開出的年度十大好書榜，駱以軍的《月球姓氏》全數入選；張大春《城邦暴力團》、舞鶴《餘生》各入選三家；袁哲生《秀才的手錶》、朱天心《漫遊者》、陳文玲《多桑與紅玫瑰》、黃國峻《度外》各一家；而聯合文學出版社則是本年度的大贏家。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份名單，由中國



張大春《城幫暴力團》（時報出版社提供）

時報「影響二〇〇〇」選出的年度風雲作家分別是高行健、張大春、駱以軍三人。高行健當然是年度風雲作家，這不用提。至於張大春和駱以軍為何是年度風雲作家，這個答案可以從年度好書榜裡找到答案。

如果作家以創作為志，那麼年度風雲作家和年度好書榜幾乎可以劃上等號。以駱以軍為例，他的《月球姓氏》是今年各大媒體舉辦的年度好書榜（包括十大讀者票選好書）中，唯一全數進榜的書。駱以軍在停筆五年之後，一出手便宛如流星暴似的，以一年一本（每本字數皆超過二十萬）的速度接連寫出《第三個舞者》、《月球姓氏》和《遣悲懷》（二〇〇一出版）

等三本好書，是最被看好的新生代作家。他的老師張大春在時報「開卷」版的年度好書頒獎典禮上，對徒弟讚譽有加，認為駱以軍是「日後必定在台灣文學史上留名」的作家。而其著作《月球姓氏》是一本以二十一個場景為篇名，敘寫關於父親、母親、妻的父與母的家族史的私小說。全書猶如一場滿佈命運機會、進二退三的大富翁遊戲，而遊戲始於作者父親於一九四九年的一場大逃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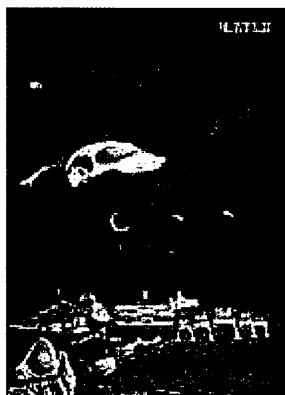
如果說駱以軍是日後「必定」留名台灣文學史的小說家，那麼無疑的，張大春「已經」早一步留名了。擅於開創題材、勇於實驗的小說頑童張大春，今年再一次試探（挑戰）小說文類的新可能。長達五十七萬字的《城邦暴力團》試圖超越金庸武俠小說以及高陽歷史小說的格局，以廟堂、江湖和現代知識分子三種敘事交互穿插，敘說一個關於隱遁、逃亡、藏匿、流離的新式武俠小說。小說家駱以軍形容為「小說技法之大軍團式操演」頗為貼切。

另外，如果時報「影響二〇〇〇」的年度風雲作家要再挑選一位的話，那麼舞

鶴大概是不二人選。在文壇風格獨樹一幟的小說家舞鶴，不管是其人或其文，都像個只見背影的踽踽獨行者。長篇小說《餘生》採全文不分段一段到底的形式（他稱之「詩一樣的韻味」），以「霧社事件」到二二八事件為場景，思索世紀末原住民的生活變遷，抒寫出一種「餘生」的記憶。

四、出版概況

回顧千禧年的出版市場，因受全球不景氣的波及而表現欠佳，除少數書籍表現亮眼之外，如賴東進描述自己悲慘身世的《乞丐囡仔》、風靡全球的《哈利波特》、諾貝爾文學獎點燃的高行健熱、擁有廣大聽眾支持的廣播人光禹的《愛回到最初》。儘管文學書籍越來越難賣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仍有許多創作者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年，推出新作。本年度的小說出版有幾個明顯的趨勢，約略歸納成以下幾點：



駱以軍《月球姓氏》／聯合文學



賴東進《乞丐囡仔》／平安文化

(一) 得獎作品集結、(二) 身世的書寫、(三) 舊作重印、(四) 網路小說。

(一) 得獎作品集結

新生代作家似乎是有志一同地選擇在世紀末最後一年出版小說集，不過仔細觀察這些作品大都是歷年得獎作品的集結。

成英妹的《無伴奏安魂曲》是獲時報百萬推理小說獎的作品；張惠菁的《末日早晨》以拼貼都市生活即景的手法，顛倒我們習以為常的人物情節關係，充滿後現代風格，收錄有得獎作品〈哭渦〉、〈蛾〉等十篇短篇小說；張瀛太的《西藏愛人》收錄作者歷年得獎作品，其中〈飛來一朵蜻蜓花〉入選八十八年小說選，並獲年度

小說獎、〈夜夜盜取你的美麗〉入選八十九年小說選；袁哲生出版第三本小說《秀才的手錶》(同名短篇小說獲時報文學獎)、黃國峻亦出版第一本書《度外》(同名短篇小說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此外，還有鍾文音的《從今而後》、賴香吟《島》、章緣《大水之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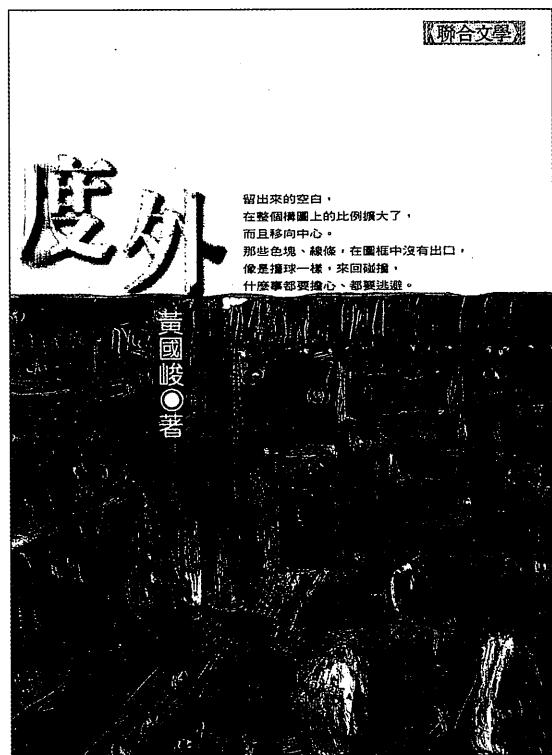
其中，有多位新生代作家已經宣告不再參加文學獎，這在某個程度上代表他(她)們已經脫離新人的行列，正步入作家生涯的另一階段。對這些不再參加文學獎的新世代作家而言，正是個人書寫風格形成的關鍵期，因為脫離了得獎的壓力後，他們或許才有可能朝自己的方向大步邁進。

(二) 身世書寫

世紀末，身世書寫成了另一種寫作風潮。除了駱以軍的《月球姓氏》外，還有郝譽翔的《逆旅》及朱天心的《漫遊者》。巧的是，這三部小說寫的都是外省第二代眼中的父親。然而，在這個因政治炒作，充耳都是「本土」和「台灣」的時候，推出如此的作品似乎有點耐人尋味。但如果要按「政治正確」來書寫操作的話，恐怕每本小說都得改名為「台灣之子」或「本土之父」。

其中，郝譽翔的《逆旅》藉山東流亡學生寫外省父親的故事；而朱天心的《漫遊者》是懷念亡父而行遊於世間的悼祭之文，王德威謂之朱天心繼《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之後的九〇之後年代三部曲。

另外，陳文玲的《多桑與紅玫瑰》以



黃國峻《度外》／聯合文學

記錄、回憶和轉述，書寫世俗眼光下被冠上「壞女人」母親的一生，一反好女兒寫好母親的書寫傳統。如果不以文學的觀點，而由社會學或庶民史的角度來看，這本書就有相當大的價值與意義。

(三) 舊作重印

本年度老作家似乎是比較沈寂的，不像去年有黃春明、王文興和陳映真等重量級作家的推出新作。不過倒是有許多沈寂多年的舊作重返書市，不僅使老讀者能重溫舊作，新世代讀者亦能藉此認識前輩作家，對台灣現代文學的重新檢視更有其重要意義。

如黃春明的經典之作《莎啞娜拉，再見》、《兒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由皇冠文化公司重新包裝並推出典藏版；五〇年代作家楊念慈當年膾炙人口的《廢園舊事》、《黑牛與白蛇》在絕版二十多年後由麥田出版社重新出版；羅蘭當年風靡學子的長篇小說《飄雪的春天》由天下文化重印。此外，還有為慶祝柏楊八十大壽出版的《柏楊精選集》、由林瑞明教授歷經五年進行資料彙整與增刪修補的《賴和全集》，以

及包括由《城南舊事》等六部舊作結集而成的《林海音作品集》。

(四) 網路小說

網路的出現不但衝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顛覆了傳統的出版和閱讀，且不管它會不會取代平面媒體，但其影響力和未來的可能性都是值得觀察的。

網路小說自痞子蔡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紅透半邊天之後，如今各大書店隨處可見各式以網戀為故事架構的小說，一股網路小說熱正在蔓延。如王桓奇《電子情書》、琦琦《晴天娃娃》、藤井樹《我們不結婚》、王蘭芬《圖書館女孩》、蔡智恆等合著的《愛爾蘭咖啡》、妹妹《堅果餅乾》、James《飛機再見》等。

但原本只在網路流傳的小說，一旦印製成書之後，因為閱讀介面的不同，必然



林海音作品集（格林文化公司提供）

會失去若干（即時、互動）閱讀的樂趣，且網路小說一旦不放在網路上，是否還是網路小說？不過網路小說到底還在剛起步的階段，還有很寬廣的空間和發展的可能性。

（五）其他

相較於新生代作家的活躍，中生代作家也不遑多讓，在創作量上更是驚人，有多位作家甚至在本年度交出兩本著作。

創作能量一向驚人的張大春，今年交出長達五十七萬字的《城邦暴力團》和文論《小說稗類卷二》；而舞鶴除了屢獲好評的《餘生》之外，另一部長篇小說《鬼兒與阿妖》屬酷兒間的肉慾書寫，內容描

寫男主角周旋女同性戀的世界；蔣勳的《情不自禁》呈現的是庸俗化城市的情慾，而《寫給Ly'M-1999》則是描寫一個後中年期男子在世紀之交，藉由回首過往的青春和夢想，呈現出對人文藝術的追求和執著；香港作家黃碧雲的《媚行者》全書六段故事，主要在探討女性追求自由的歷程，編者謂之「女人的百年孤寂」，《十二女色》則是黃碧雲短篇小說的精選集。

此外，李昂的《自傳e小說》有別於編年史、事件陳述的政治小說，企圖以台灣現代史上飽受爭議的謝雪紅，來探討女性、權力與政治的三角關係；平路的《凝脂溫泉》收錄五篇短篇小說，是「類情慾」、「類科幻」、「類歷史」的寫作。

此外，尚有林俊穎《愛人五衰》、陳玉慧《獵雷》、張貴興《猴杯》、王家祥《深藍》、林雙不《安安靜靜台灣人》、蔡素芬《台北車站》和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的《山海小城》等。

五、小說大事紀

（一）當文學遇上戲劇

許多時候，我們並不是由文學本身去認識文學的，而是先接觸了大眾媒體諸如電影電視，然後才再回頭拾起書本捧讀。因此文學若能和其他藝術相互稼接，將有助於文學的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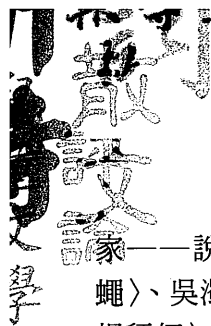
二〇〇〇年有多部文學作品（小說）改編成電視、歌仔戲和舞台劇，如由客籍作家李喬催生並擔任主持，以類戲劇的表現手法在公共電視台播出的節目「文學過



黃春明典藏作品集／皇冠（陳文發攝影）



賴和全集／前衛（陳文發攝影）



家——說演劇場」，共介紹鍾理和〈蒼蠅〉、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賴和〈一桿秤仔〉等十三位台灣文學作家及其十五部文學作品；由皇冠劇場主辦的「台灣文學劇場」把台灣作家的文學作品搬上舞台，包括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瓊瑤的《我的故事》、駱以軍的《妻夢狗》、七等生的《離城記》等；而由河洛歌仔戲團在國家戲劇院演出的劇碼「台灣，我的母親」則是改編自作家李喬的小說《寒夜三部曲 I》。

(二) 文壇花絮

南投縣政府為廣招國內優秀作家，由文化基金會提供一百萬元獎勵金，甄選駐縣作家。獲選為首屆駐縣作家的陳若曦表示，將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南投女性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堅強地邁向重建復甦之路的心路歷程；由台灣文學協會、輔仁大學外語學院主辦的「當代台灣小說研討會」，於四月二十三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以研究武俠文學、發揚俠義精神、探索傳統文化為宗旨的「中華武俠文學學會」於六月十一日假淡江大學城區部校友廳成立大會，並推舉龔鵬程擔任第一屆理事長；台大圖書館於十一月十五日於該館五樓特藏資料展覽區舉行「王文興教授手稿資料展」，展示包括《家變》、《背海的人》手稿及部份私人信函；由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江寶釵和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范銘如主編，第一本當代台灣女性小說選《島嶼奴聲》出版，共收錄日據時期至今，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林海音的〈金鯉魚的百褶裙〉、廖輝英〈油麻菜

子〉等共十三篇短篇小說。作家李敖以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一書被提名為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除了小說創作類的文學獎項外，另有幾項屬於個人成就獎或遴選獎，如第三十一屆吳濁流文學獎，小說獎由新秀作家高翊峰〈石碣媽媽〉掄元；中國文藝協會於五四文藝節舉辦慶祝大會並頒發獎章。文學類榮譽獎章由資深作家林海音、葉石濤獲獎；第四十一屆文藝獎章小說創作獎得獎者為朱少麟；二千年巫永福文學獎得主為原住民作家亞榮隆·撒可努，得獎作品《山豬、飛鼠、撒可努》。

六、結語

二〇〇〇年最令文壇振奮的莫過於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首位華人作家。而最令人感傷的是有多位前輩作家相繼隕落，從年初起陸續傳出資深作家王昶雄、謝冰瑩、歷史學者黃仁宇辭世的消息。其後這一年，《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作家張漱茵、尼洛、作家兼學者孟瑤、新聞界聞人卜少夫等相繼過世。

二〇〇〇年也是政黨輪替的一年，在這個政治分貝高於一切的年代，文學的聲音愈發微弱，但文學絕不能依附在政治上頭。高行健在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受獎演說裡曾提及「文學一但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儘管可以動用傳播手段，聲勢浩大，鋪天蓋地而來，可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不成其為文學，而變成權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二〇〇〇年結束的不只是一個年頭，
而是一整個世紀，因此不管是喜是憂，那
都已是上個世紀的事了。展望下一個世
紀，小說創作者仍得奮力不懈才行。